与AI握手

肖振华

从不吟诗作赋的若兰写了首诗,发在朋友圈:“阴雨霏霏湿教堂,站台孤影待车忙。忽惊对面霓虹下,袅袅佳人秀时装。”不说内容,形式上算是一首仄起平落、音韵和谐的七言绝句。正诧异于这迟来的诗情,忽见下面还有一行字:“AI诗句”,退休老同事手握“腾讯元宝”,让银发年华押上数字的韵脚。

科技的发展,拓展和丰富着人们的各种技能,不会烧菜的有自动烹饪锅,不会拍照的有傻瓜摄影程序,舞文弄墨也不是文学爱好者的专利,各种AI工具都可以捉刀代笔。过去写好文章有一定的门槛,文人墨客学有专长。元人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中说,王勃因才华横溢,常受托为他人撰写文章,所得酬劳丰厚,家中“金帛盈积”。当年《天龙八部》在《明报》连载,金庸赴欧洲,为避免“断更”,邀好友倪匡代笔,倪匡擅自将阿紫双眼写瞎,金庸只得通过“游坦之献眼”弥补剧情漏洞,一时传为文坛佳话。现在的AI将代笔发展到了极致,凡是你想得到的诗词歌赋,散文小说,只要几个关键词,一挥而就,倚马可待。早在去年年初,日本小说家九段理江就说,她获得日本最高文学奖项芥川文学奖的小说《东京都同情塔》,有5%的部分是AI直接生成的。

年初的DeepSeek横空出世,其中文写作功夫了得,模型能捕捉语义场中上百个潜在关联维度,覆盖多个专业领域的隐性知识,能在文本中嵌入较多情绪元素,从而增强文本感染力。然而AI毕竟没有生活经验和情感认知,它只是物理属性的递进,缺乏文学独有的灵动与深度。贾平凹《秦腔》的手稿,从“吼声震落枣花”到“吼声把月光震成枣花簌簌”的修改,从摹形到通感的转变,正是文学不可被计算的灵光所在。汪曾祺写《受戒》,明海和小英子在芦花荡划船的场景,若是AI来写,恐怕要添上“粼粼波光映照着青春的悸动”之类的修饰,但原文里那句“惊起一只青桩,擦着芦穗,扑鲁鲁鲁飞远了”,留白存真,胜过万千辞藻。

老同学阿龙为了写小说,常常是床上凌乱不堪,桌上杯盘狼藉,沙发上堆满了换下待洗的衣物,他感叹道,原本指望以后AI做家务,谁料它来抢我的笔,哪天我真的缴了械,只能去做家务了。阿龙自然不甘心做家务,他从朋友那里租了台餐饮机器人,但它分不清酱油瓶和醋瓶,做出来“老抽炒西瓜”的黑暗料理;在厨房洗碗,9个碗能摔碎8个,还在满是水的地上跳起了“科目三”。阿龙说还有更夸张的,有人花几十万元买了人形机器人,连叠个衣服都费劲,碰上复杂点的家务活,没有指示图纸,就说“当前系统版本不支持”……AI应用于家务拙手笨脚,在柔性抓取、复杂环境感知等环节仍需时日。

都知道谷歌开发的阿尔法围棋机器人,2016年以5局4胜击败韩国围棋棋王李世石,成为人工智能的里程碑。但时针逆转,1985年也有一场人机大战。机器人棋手和全苏联国际象棋冠军古德柯夫对弈,机器人连输3局后,瞬间“恼羞成怒”,伴随火花迸发,向金属棋盘释放高压电流,致使古德柯夫当场触电身亡,人们才惊觉现代技术藏有青铜诅咒的暗面。至今AI技术蕴含的诸如虚假信息、技术漏洞及数据污染等事故风险,仍然没有完全释放。我们可以把记忆交给云端,把导航交给卫星,但不能把思考交给AI,把决策权交给算法。前些年我买了一辆特斯拉,至今没启用自动驾驶功能,在它的安全保障还未尽善尽美、万无一失时,不能轻易地把自己完全交付出去。小时候学骑自行车,父亲跟在后面反复叮嘱:把稳龙头,捏着刹车,万一刹不住,用双脚蹭地减速。用自己的手脚操控,这是一种不能忘记的朴素智慧。

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心理学家证实,频繁使用智能导航系统的人往往环境记忆力下降,方向感更差,自身的寻路能力也会受损。AI作文看多了,就会发现诸如“暗合”“像极了”等无处不在,词语雷同,文风相仿,形容词泛滥,“伪深度”浓郁。文友老费的公众号是我爱读的文字,但那天他发朋友圈的新作,一改原先他特有的古拙质朴、情真意切,突然变得辞藻光鲜,如同一枝没有生长过程的塑料花。我读后留言:“是AI写的吧?”迄今为止,我们与AI握手,还得保持一定距离,不能交付出我们借以立身的判断力和自主性。

墨笔山水(中国画) 王克文

富春江畔东梓关

赵燕飞

一直喜欢郁达夫的作品,也很想去他的故乡看看。然而,在决定来富阳之前,竟不知他有这样一篇以真实地名东梓关为标题的小说。我对于东梓关的向往,也并非仅仅因为郁达夫那篇小说。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这样的情景:油菜花开得不管不顾,黛瓦白墙的民居在花海之中怡然而卧,天空蓝得无穷无尽,白云在更远的蓝和更近的金黄之中悠闲来去……若郁达夫并没有吐血病,若他的前程似油菜花般灿烂,他会写出怎样的《东梓关》?那种淡淡的忧和愁,会不会化作现世安好的真正“沉醉”?

年少时,因为胃病吃过很多中药。母亲将那碗热气腾腾的药汤摆在我面前,盯着我眉头紧皱咕咚咕咚喝得碗里只剩一点点药渣。在郁达夫的笔下,那个名叫文朴的男人,也是在母亲关切的眼神里,前往东梓关徐家大院,请人诊病。表面看来,郁达夫写的是小说,但许多时候小说比现实更真实,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言说的东西,在小说中反而可以一吐为快。《东梓关》里,那个等待渡船的文朴,那个问路的文朴,那个期盼身体快快好起来的文朴,何尝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郁达夫?

《东梓关》中的徐家大院,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许家大院,郁达夫当年的确去那里看过病,而我之所以来到东梓关,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去郁达夫曾经求医问药的许家大院看看。在一口长方形的池塘旁边,发现一座名叫“安雅堂”的建筑,凭直觉,那应该与行医有关。以为那就是我要找的地方,走进去才知道,这里曾是一位以接骨术闻名于世的医生治病救人之处,并非郁达夫诊治吐血病的许家大院。

兜兜转转,忽然到了另一口方方正正的池塘旁,再看指示牌,才知那栋老房子就是我要寻找的许家大院。天井,回廊,雕梁画栋,满面沧桑却难掩曾经的奢华与辉煌。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,房间里却有些幽暗,仿佛多少年的故事都化作细微的尘灰悬浮于空气之中。当徐医生为文朴把脉的时候,不,当许医生为郁达夫把脉的时候,想必他们的脸上也有着这样的幽暗吧。

《东梓关》里,文朴是第二天早上离开的,从徐家大院走到富春江边等渡船。我没想到真实的许家大院离富春江这么近,近得似乎刚迈出门槛就到了江边。老去的渡口和许家大院一样,静静的,有些寂然,又有些坦荡。江水悄悄地流,水里的山影树影石影人影层层叠叠,微微荡漾。偶尔传来扑喇喇的声音,原来是江边垂钓之人提起了手中的钓竿,在太阳的照射下,一尾青白色的鱼儿挂在钓竿下方,闪烁耀眼的光芒。

直到坐上回家的高铁,我才察觉东梓关之行竟与那片著名的黛瓦白墙擦肩而过,倒不觉得有多遗憾,富阳终归还会再来。因为那个名叫郁达夫的人,已让东梓关成为了念想,成为另一种渴望无数次抵达的远方。

一字之讹引来的误会

赵伯陶

徐霞客西南之行即所谓“万里遐征”的文字,与其前期“名山游记”的书写比较,略显仓促,加之与地方居民交流的语言障碍,令其后期《游记》中的文字错讹不少。今天的读者欲赏读《徐霞客游记》,须先仔细校读文本,方能获取真知。

《楚游日记》崇祯十年(1637)四月十五日记:“程乡有千里酒,饮之至家而醉。”上海古籍出版社精校本、二全注本乃至相关选注本,前一句皆作“程乡有千日酒”,未校出“千日酒”当是“千里酒”之讹。所谓“千里酒”,就是传说中可以令人持续沉醉的酒。《梁书》卷五〇《文学下·刘杳传》:“(任)昉又曰:‘酒有千日醉,当是虚言。’杳云:‘桂阳程乡有千里酒,饮之至家而醉,亦其例也。’昉大惊曰:‘吾自当遗忘,实不忆此。’杳云:‘出杨元凤所撰《置郡事》。’”《南史》卷四九也记述了刘杳与任昉的这一段对话,文字略同。经过这番“他校”,可以证明《游记》的原文本有误。“里”误写为“日”的一字之讹虽无关宏旨,但可能引来读者不必要的误会。应当指出的是,“千日酒”在古籍中也并非无据,晋张华《博物志》卷五就有关于中山酒家所酿“千日酒”的传说,宋王中《干戈》诗:“安得中山千日酒,酩然直到太平时。”这里所强调的是时间跨度的绵长与醉酒的关联,与《游记》凸显空间距离的遥远与醉酒关系的用心大不相同。

《楚游日记》崇祯十年(1637)二月初二日记:“前池浸绿,仰色垂痕;后坂帏红,桃花吐艳。”所谓“仰色垂痕”是什么意思?以上所举精校本、全注本、选注本皆未做必要的校勘工作,贻误匪浅。选注本则另出注云:“仰色垂痕:仰看是青绿的山色,俯视是枝叶花草在水中的倒影。”如此勉强作解,且无端增添了原文本来没有的内容,显然误会了作者修辞手法的巧妙。所谓“仰色”,实为“柳色”的传写之误,“仰”与“柳”的字形相近,在校勘学中即称“形近而讹”,这在校读古籍中并不罕见,当属于“理校”的范畴。徐霞客的这四句话,对偶工整,“柳色”与前一句“浸绿”呼应,又与下两句“帏红”的“桃花”为偶,修辞极为讲究,大自然的美景跃然纸上。

徐霞客在游记散文中并不常用对偶的修辞手法,偶一为之,的确令人耳目一新。以《楚游日记》为例,如二月二十二日记:“感花事之芳菲,叹沧桑之倏忽。登山踞巅亭,南瞰湘流,西瞻落日,为之怃然!”写景与兴怀并举,运用对偶句道出无限沧桑之感。又如三月二十四日记写宁远以南九嶷山一带景观:“卓立之峰,玲珑之石,喷雪惊涛之初涨,潆烟沐雨之新绿,如是十里,而至圣殿。”在诸多散句之中不时穿插两三对偶句,精雕细琢的文字如同画龙点睛,增加了游记的生动性。

人生的运气

王慧兰

前两天刷到一个九城老板朱骏的采访视频,他是我的第一任老板。想当年,每天在南京西路的黄金地段上班,挣不到2000元的月薪,却是一副神兜兜的样子。朱老板未满四十岁,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总是昂首阔步、意气风发。转眼,我们都年过四十岁,朱老板也快六十岁了。

2000年初,我在一家报社实习了快一年,最后还是被拒了。毕业在即,找工作迫在眉睫。和我特别要好的女同学进了盛大网络,她跟我描述上班的美好心情,把我羡慕死了。我就投了简历应聘九城公关专员,暗想:如果我能进去的话,就和她别苗头。毕竟盛大、九城是齐头并进的两大网络公司。

我那时渴望到什么程度呢?有次到南京西路办事,我抑制不住地要去中信泰富30楼探个究竟。前台问我找谁,我说想来确认下人事有没有收到我的应聘简历。这个理由“菜”极了,但我当时就这么想。没多久,我就接到了面试通知,且顺利过了三轮。可是又遇到了“非典”,公司迟迟不发录用通知,我的心七上八下荡了一个月。入职是6月7日,那天是我的生日。上司给我买了蛋糕,这个惊喜冲走了我找工作的所有艰辛。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。

没想到的是,工作了9个月,我就因为一些原因被辞退了。突然失业对我这个职场新人来说,挺沮丧的。离开的那天,我沿着南京西路一路走到静安寺,在静安公园里坐了很久,感觉天也要塌了。

两个多月后,有一天我接到杂志社人事的电话,问我有没有兴趣去上班。我愣住了,回想自己跟杂志社的缘分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。应该是大三的暑假,杂志社一位编辑约我写稿子,问我想不想去实习?我就带着简历去了。那里和我实习的报社氛围相差太远,坐了半天,我真是不习惯,下午就找借口溜了。

杂志社为什么又来找我呢?我不敢问,先去再说。正式入职后,我才打听到,原来两位入职的新人因故走了,所以他们急着要找人顶替。领导们在一堆过气的简历中翻来翻去,就找到了我。我问过马尚龙主编,他开玩笑地说:“你是我从垃圾桶里‘捡’来的。”就这样,因为一份两年前的旧简历,我在这个单位干了20年。所以我说,找工作完全没有固定模式可言啊。

就好像我最近看的韩剧《苦尽柑来遇见你》,女主金明与真爱朴忠燮分别后再次重逢,要经历多次巧合:金融危机、金明失业、戏院倒闭,金明刚好坐巴士看到戏院海报……如果错失任何一个机会,他们可能永远都没有交集了。有时候就是差这么一点点运气,有时候可能根本没有这个运气。向前走的时候,你不知道运气在哪里,会不会被你遇到。你只能一直向前走,抱着“不然怎么办呢,只能继续向前走啊”的信念。只有走过去,向后看的时候才发现是运气。

春天孵鸟蛋

刘琪瑞

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。”春天,鸟儿都飞回来了,在林中唱歌、跳舞、筑巢、孵蛋。在郊外散步时,我常看到小鸟衔枝搭巢,飞进飞出,不由得想起儿时和小伙伴孵鸟蛋的事儿。

春天,家乡的鸟特别多,它们在林中、草丛里、桥洞下,甚至农家的屋檐下、草垛里孵蛋。小孩子顽皮,不知爱惜小鸟,常捣鸟窝、掏鸟蛋。家长和老师都教导我们要爱鸟护鸟,保护家园。这样一来,我们不再掏鸟蛋了。有一次,我和大宝、二江在芦苇荡里发现了一窝鸟蛋,观察了好几天,也没见鸟妈妈回来。我们担心蛋被冬眠出洞的蛇偷吃,想捡回家,可这些鸟蛋比一般的大许多,不好孵。大军说:“让家里的老母鸡当鸟妈妈!”于是每人匀了几只带回家。

我把鸟蛋悄悄放在我家那只芦花母鸡跟前,它起初咕咕叫,当看到塞进去的是蛋时,马上用喙扒到翅膀下。过了一段时间,芦花鸡孵出了小鸡雏,叽叽叽地叫。细心的母亲发现不光数量多了,还有几只和其他小鸡雏不一样。又过了些日子,那些另类小“鸡”竟嘎嘎嘎地叫,毛色花搭搭的,走起路来一拽一拽的,原来我们捡的是野鸭蛋!小野鸭长大了,尽管我不情愿,可还是把它们带到湖里放了。

我们捡鸟蛋、孵小鸟,还闹出过一桩惊险的事。有一次,我和大军又捡到一窝白亮亮的蛋,过了一段时间竟孵出了冰凉凉的小蛇。母亲用小棍儿挑进盆里,念叨着:“这也是小生灵啊!”她把小蛇端到门前的汪塘边,让它们回归了大自然。

七夕会

豆丁的小伙伴

贺 贺

儿子豆丁的小学同班同学几乎都住在一个小区,看着这些孩子和他一起慢慢长大,各自身体都像小树一样扯着生长,发生的变化显而易见。他们在父母允许的玩耍时间互相串门,或者邀约着一起在院子里玩。下午,K同学来家里找豆丁玩,但豆丁已出门去了另外一个同学家。K没有立即离开的意思,看得出他想把父母准许他玩的时间在我们家花掉,即使他的小伙伴不在。

养育

他把手表调了20分钟闹铃,然后便自顾自玩起来。我对他有些好奇,我和豆丁之外的男孩没怎么交流过。豆丁在我的潜意识里还是个没长大的小孩,我们平常的沟通交流在一种惯常的模式中。没有同其他同年龄段的孩子沟通过,所以不知道豆丁相比其他孩子是更成熟还是更幼稚。

K随意地在客厅和书房里走动,拿起一些他认为好玩的物件查看。K说,我妈妈本来不要我和豆丁一起玩的,她说豆丁太调皮了。真是童言无忌,还真是一个孩子呢!不过我也理解他妈妈,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变得更好呢。我问他你们班上哪些人最调皮呢?他没有列名字,只是说这很难说,每个人都会变化,时好时坏的。我再问豆丁调皮吗?他支吾了一下说,也是那样时好时坏。豆丁的成绩呢?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差。那Z同学怎么样呢?我又故意问他。Z在学校不好好听课,但在家里可能他妈妈辅导他了,所以每次考试成绩很好,他回答。20分钟里,我一直在和K交流。一会儿,他的闹铃响起,他起身并借了豆丁的一个玩具然后回家。从他的对答来看,10岁的K长大应该比较稳重吧。

看着豆丁和小伙伴们一天天长大,一切都在未知变化与可期之中。想让他们知道,现在的你们不能决定你们未来的样子,但一定要向着阳光生长,要使劲长成参天大树的样子。